

## 重新思考讀經教育： 親子共學為基礎的教育理念

張訓譯

國立中正大學教育學研究所博士班博士生

### 一、前言

讀經在中國有著長遠的歷史發展脈絡，直到廢除科舉考試之後讀經班才慢慢的消失解散。後來，胡適等學者大力提倡白話文，使得白話文的選文慢慢佔據了國語文課本，讓兒童的讀經風氣快速下降，雖然當時的社會不流行讀經，但還是有些教師會利用課堂或非正式時間來讓推廣讀經的重要性。近十年來，讀經教育再度興起的原因來自於教授王財貴，並大力推動兒童讀經教育，王財貴過去曾任教過小學、中學、大學，並從教自己的孩子開始實踐讀經教育，並於獲得成功後發起「全球讀經」運動。讀經教育的教學方式與價值觀經常被教育學者視為永恆主義（Educational perennialism）的延續，原因來自於永恆主義所強調的人文學科、閱讀經典與偉大作品的欣賞閱讀等等方面皆與讀經教育吻合，也就是說讀經教育不強調讀經的學生要理解經文的內容，而是強調不斷的背誦與記憶，因為讀經教育始終相信這些古代流傳下來的經典不會受到時空限制的影響，有其意義與代表性，讀經老師不需要特別解釋經文的內容，讀經班的學生未來就能夠慢慢體會其中含意。雖然，讀經教育的倡議與實施有其意義，但是讀經教育的問題卻是把教育簡單化，王財貴倡導的讀經很簡單，就是大量與老實的讀經，不論懂不懂經文內容。接著，讀經的過程中不能查詢字義，必須心領神會，甚至有些讀經班老師無法解釋經文內容。政治大學詹志禹教授更認為：讀經教育就像是「填牛與填鴨一樣無解」（詹志禹，2017）。中國古代流傳下來的經典數量相當龐大，大部份以文言文居多，古代經典有其學習的意義與價值，但是如果使用了錯誤的教育方法，可能不僅無法達到教育的目的，更可能浪費了學生的寶貴青春（張淑娟，2012）。

讀經教育強調能塑造出學生的品格，並且藉由讀經教育可以培養學生的閱讀力與記憶力，但是教學方式卻違背教育的初衷（詹志禹，2017）。對於筆者而言，讀經教育就像是重現了當年至聖先師孔子的教學現場，老師念一句學生跟著念一句，大聲唸出來，朗朗上口就能了解其中含意。為了更了解讀經班的運作模式，筆者與談了兩位讀經班的老師，才發現讀經教育除了背誦之外，還有許多的元素在內，最重要的還是家長的參與。

## 二、 讀經教育的優勢

臺灣推廣讀經教育大約有二十年的歷史之久，在王財貴的提倡之下，讀經教育逐漸的成為了顯學，且在各級學校以及社區或非營利團體之間推動，相關的研究結果也證實讀經教育在學習方面的成效達到顯著效果。例如：識字量大量增加、提升記憶力、增進日後的理解力、提高語文能力及口語表達能力、較易理解文言文等，在品格涵養方面也有顯著成效（翟本瑞，2000）。對於讀經教育的好處，澳門大學老志鈞教授（2007）認為讀經教育就像是古人說的：「童蒙養正」，兒童啟蒙，養其端正，首由讀經開始，讀經、誦經，讀之、誦之，唸之既熟，入於身心，發為日用，這就是倫常與教養。根據讀經教育創始人王財貴教授（2005）的見解認為：「經典」所載為永恆不朽之常理常道，價值歷久而彌新，它是先民智慧的結晶與文化的根源所在，當國民有了根源性的文化素養，才容易傳承民族文化，進而使生命陶溶出某種深度，從而得以變化氣質、提昇人格品質、心靈層次而造就人才。王財貴（1995）認為只要熟讀經典，就可以直探人性之本源，輕易的就能夠吸取前人的智慧與結晶，並且啟迪自我之理性。遠見（2006）針對讀經教育製作一篇專欄，內容寫道：「向古人學習！經書能成為生命智慧，讓我們知道人生該何去何從；要救敗壞的社會，得靠聖賢之言」。也就是說，古經是聖人之言，讀經不只學知識，學的更是古人的智慧，並歸納出讀經教育的三大價值：1.提升現代人判斷能力；2.五倍增長兒童學習能力；3.搶救「火星學生」中文能力。從讀經教育的價值來看，讀經教育最重要的即是啟發人的智慧，去學習聖賢的思想，讓我們在混亂的世界中有所依循。

## 三、 讀經教育的問題

王財貴的讀經教育主張：「老師唸一句，學生跟著唸一句，唸完一段了，再帶一次……總之，就是反覆再反覆的多唸。這麼簡單的教學法，如果教本選用注音本，則任何人，只要讀過小學二年級以上，就可以當指導讀經的老師」（詹志禹，2017）。我們可以想像讀經教育班這樣的教師圖像，比起韓愈所說的：「傳道、授業、解惑」要來的落後許多。至聖先師孔子同樣說：「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意思是孔子不只要求學生要理解文本內容，還要求學生要深入思考，具備舉一反三的能力，這才是真正有用的知識（傅佩榮，2018）。另外，《兒童讀經教育說明手冊》中的教學方式與理念，認為讀經教育的成效過度誇飾，不合乎教育或是心理學上的常理，讀經教育是要訓練學生的定性，但是面對現在或者是未來的社會，如果不會思考、懷疑、解決問題，那這樣的教育就成了工廠的生產線，教育就不合乎適性揚才的理念（周育如，2017；鄭谷苑，2016）。

#### 四、親子共學為基礎

筆者在偶然的機會下遇到隸屬一貫道的讀經班教師，解答了筆者對於讀經教育的問題，以筆者的經驗，讀經班對於所閱讀的經典是不加以解釋的，因為教師深信「讀經百遍，其義自現」，當兒童的發展與經驗到達一定程度時就會知道經典內所要表達的意思。對於這樣的問題，讀經班教師解釋，一方面是因為趕課而無法對學生加以解釋，二方面是如果多加解釋就會帶入教師個人的經驗，讓學生之後就以此為主要釋義。最重要的還是家長的部分，教育從來不是學校或是教師的責任，而是需要家長的參與和協助，因此讀經班的教師表示希望家長能改變對於讀經的想法，不只是送孩子到讀經班就好，還要能夠陪孩子讀經，無論是課中或是回家複習，當孩子遇到經文的內容有問題時，家長可以帶著孩子到書局或者是圖書館找資料，帶著孩子慢慢學習。徐秀娟（2005）探討親子共學與親子溝通關係後發現，不同背景的家長在親子共學方面的態度和親子溝通呈現顯著相關。林西苓（2007）研究發現親子共學對幼兒音樂學習有顯著相關，能提升幼兒的學習成就。讀經教育和學校教育一樣，家長是不可或缺的角色，重要性僅次於教師，因此讀經班的教師才會相當的重視家長在讀經班的參與程度，不論是到班上陪讀或者是課後的經文解釋或複習，都一再著顯示出家長以身作則的重要性。

#### 五、小結

讀經教育的初衷立意良善，想要培養孩子對於中華古典文化的敏銳度，而其教學方法遭受到許多教育學者的批評，認為是過時的填鴨式教育。為了更了解讀經教育的實際運作，筆者藉由朋友的轉介認是隸屬一貫道的讀經班教師，透過問題的釐清與交談之後，發現目前的讀經教育相當的活潑，不只有帶動唱還有獎勵制度，更重要的是家長的參與。家長參與讀經班的課程不只能夠讓孩子定下心來讀經，更能從中學習到許多經典的道理。課後，藉由每天一小時多的時間和孩子複習經典，有助於培養親子之間的感情，遇到不懂的經文時，親子之間還能夠共同的到圖書館找尋答案，對於孩子而言，家長樹立了勤奮向學的典範，讓孩子能夠學習，讀經教育不只能培養閱讀與識字能力，更能培養親子關係，這是讀經教育的附加價值，也是經典不斷強調的價值。

#### 參考文獻

- 王財貴（1995）。**兒童讀經教育說明手冊（再版）**。臺中市：國立臺中師範學院語文教學研究中心。

- 王貴財（2005）。讀經教育之基本理論（一）。鵝湖月刊，30（7），52。
- 老志鈞（2007）。解說三字經：教學的功能、理論與實施。臺北：師大書苑。
- 周育如（2017）。幼兒讀經學品德的迷思。2019年04月05日，網址：[https://www.parenting.com.tw/article/5068474/-](https://www.parenting.com.tw/article/5068474/)
- 林西苓（2007）。親子共學對幼兒音樂學習成就之行動研究。臺北市立教育大學音樂學系教學碩士學位班碩士論文，未出版，臺北市。
- 徐秀娟（2005）。親子共學與親子溝通相關之研究。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育學系碩博士班碩士論文，未出版，高雄市。
- 張淑娟（2012）。圖解教育學。臺北：易博士出版社。
- 傅佩榮（2018）。孔子：追求人的完美典範。臺北：天下文化。
- 詹志禹（2017）。再思讀經教育—填牛與填鴨一樣無解。2019年04月05日，網址：<https://flipedu.parenting.com.tw/article/3065>
- 翟本瑞（2000）。正式教育與非正式教育：兒童讀經運動的教育社會學反省。載於教育與社會—迎接資訊時代的教育社會學反省。頁51-82。臺北：揚智。
- 遠見（2006）。讀經熱：學古經長能力。2019年04月05日，網址：<https://www.gvm.com.tw/article.html?id=11035>
- 鄭谷苑（2016）。兒童讀經，過目不忘、有助腦力？心理系教授：別再相信沒有根據的說法了。2019年04月05日，網址：<https://www.businessweekly.com.tw/article.aspx?id=17255&type=Blog>

